

小說組

優異獎

錢韻芝

個人簡介

如果放棄了才能專注，如果失敗過才能振奮，
如果忍受後明白堅強，如果孤單中相信永恆，
那麼我還想問……
難道沒有天分，就不配有夢的天真？



桐 花

汨汨的女兒河上，大約是每年春寒的時節吧，遍野裡便到處都是泡桐白耀似的輝煌，一枝一丫的滿在樹上，當然也有那些旋在風中的白瓣，連帶著其餘早已凋去的花散，從頭到腳密密地將人簇擁起來，那便是山野裡桐花的景象了。

說起這湘黔一帶山區的苦遠，多半是丘陵起伏，高寒貧困，農人沒日沒夜的耕種，卻總也沒有甚麼太好的收成，常常是過了冬後還能活口，家家戶戶便已十分的欣歡了。然而偏偏就是在這種窮山惡水的山坳裡，桐花這種沒甚麼太大經濟效益的樹種，才有人將它成片的栽在地上，或是有時，村民在路邊看到一些閒置的土地，猜想也種不出甚麼好的果子了，就隨意插進幾株桐子，天熱地寒、冷暖交換，植下後便全憑它自生自長。可這花兒的性子也很刁鑽，埋進了地裡就懂得生出一樹的燦白，然後再凋謝、飄落，將女兒河浸成銀白色的水花，奔奔湧湧地趕往下游去了。年年一次的開花、年年一次的零散，桐花生時熱烈，死後也很壯觀，不過到底只是埋沒在這崇山包圍的僻野裡，如此這般來來去去，從都沒有誰人來顧看。

不過這世上的人啊，但凡是鼻孔裡還能呼著氣兒的，就必能多少挑出些個意外來。那指的便是今年快將八十的大老了。大老無兒無女，特別愛看桐花，長久獨居在村子最北頭的山崖上，那可是全村最高最寒的地方。近些天的時候，城鎮裡派人來改建舊路，幾個年輕的解放軍經過了，不忍看大老年邁的凍在孤淒淒的山頭，好說歹說要他搬回村裡頭來。可大老就是不肯，拉著好心的軍人帶到自己的土房子旁，粗聲粗氣地叫他們通通往山下去看。那幾個解放軍可都是省會裡來的人，從來就沒見過桐花那般漫山遍野的景象，白亮亮的花瓣成堆成團的飄下，陽光裡銀亮的潮汛圍起了山崖。軍人們驚艷不已個個看傻了眼，大老就驕傲地笑，在旁抽起一鍋新的葉子煙來。

打那以後，軍人們不再堅持要大老搬出山崖了，反是常常蹬上坡子到小屋裡去看他，圍爐閒閒地坐著，彼此間就像是祖孫輩的人一樣聊起了家常。恐是那些年輕人多也受著背井離鄉的苦痛吧，大老心裡這麼想的，就總是備上溫熱的茶水和蒼穹的眼神，希望能盡量的撫平他們對親人的渴望。終於等到有天，軍人們聊得晚了，錯過了下山的時間，大老便豪邁地拿出珍藏的好酒，生上柴火，煮進一兩只雀鳥的野味，轉眼間熬出一屋子的暖和來。這樣的夜晚，一位深山裡的老人竟能拿出這樣一壇子的好酒，那就更是誰都不曾想過的了。大老說，這酒已有四十多年了，他一直封藏土窖子裡，不曾偷吃偷聞過一口，可算得上是真正陳年的老釀。軍人們聽後便都升起了酒興，東聊西講的趁著數十年都沒有過的熱鬧，大老也就說起了他的年少，說起了過往的兄弟，說起了他愛過的女孩，說起這孤墳一樣的山頭上，他日夜思念著那些依水而逝的桐花，年復一年的變得蒼老。

後來有些好事的村民聽說了這事，總想從軍人們的口中打聽出大老不願下山的因由。可那幾個年輕人沒有一個能有大老喝酒的修為，醒來後全是甚麼都記不清楚了，只隱隱的想起兩個模糊的印象，都一併消散在那晚桐潮的醉意裡。

而那兩個印象，指的就是大老生命裡有過的兩個女人。一個

是水蓮，一個是水香。

年輕時候的大老，總覺得山裡頭沒有甚麼東西好看，就跟現在的村民們似的，花開花落早就視作了尋常，可若說這一覺醒來非得有個甚麼盼望，那便是住在女兒河邊的一戶人家。那時山裡有個傳說，講女兒河是條專出美人兒的溪貫，住在延岸邊上的產婦，只要每天喝那裡的水，或是用那水來洗身，日子長了就可煉出一個能生好女兒的肚囊，養出的閨女必定個個都是水汪汪的漂亮。那麼再看年輕時的水蓮，就是正正的應上女兒河的傳說了。又黑又亮的眼珠子，紮一條長長的麻辮，皮膚細白、豐潤健美，那便是剛成人時的水蓮，雖然出世在這樣一個邊遠隱沒的山頭，可也是山村裡小夥子們的偶像。不過要是讓大老講啊，水蓮最好看的就屬那對花蕊般的唇瓣兒，講話時一開一合的，把少年們的心都撩動得癢癢起來。她的性子說野不野，就是不怕生，常常穿著淺色的布衫走在路上，要是遇見那些背地裡偷看他的小夥子，便昂起彎俏的眉梢，饒有興味地笑了。這樣傲氣的水蓮，看在大老癡癡的眼裡，擔心在水蓮媽的心頭上。可是水蓮心想，織布、做衣、釀酒、下地、燒火、做飯、制菜乾，她全都幹，而且因為水蓮爸生前當過私塾裡的先生，她甚至還認了字，比起村裡其他一般的姑娘，她感覺自己的驕傲還是很理所當然的。

不過，在那個時候的山頭裡，即便是在追隨於水蓮身後的眾多男人之中，除了大老，卻沒有一人能夠這樣認同。那便是農村裡女人們的悲劇了，越是狡黠，越是得不到男人的憐愛；越是愚蠢，越是等不到他們的欣賞。不管怎樣，男人們就好比是山村子裡樹木的根幹，深深地紮進了地裡，而其他諸如花朵和果實的命數啊，要生要死，也都只好隨著他去了。

水蓮是個有智慧的姑娘，她一身傲慢，卻也明白桐花謝後隨水而逝的淒涼。那天夜裡，曬著皓白的月光，當水蓮看見大老眼睛裡急切的神色時，許多事情她都心裡有數了。她知道大老是個怎麼樣的男人，身材很結實，笑聲很爽朗，識一點字，除此之外，他也有些奸巧、有些麻木，就算是嘴裡說著綿綿的愛意，眼

底裡也依然是個平凡的男人。四下無人的野地裡，水蓮心中原本是這麼警戒著自己的。

大老忽然退開了幾步，他向水蓮遞出一個新淨的紙封子來。

那是一封長長的信，許多內容都是手畫的，畫著水蓮穿過的衣裳，踩過的鞋樣兒，還有水蓮親手曬的菜乾，當然，大老畫畫並沒有那麼傳神，只是水蓮總能猜出小夥子們的心思罷了。信的最後大老寫上了幾句表白的話，然後水蓮在紙封子裡，捏出來一箋枯了的桐花。幹萎薄脆的黃瓣，已是一點也看不出她原先最愛的白艷了，水蓮捏著那落瓣的屍首，心裡暗自翻滾著。過去她無數次的想過，山裡的女人再美也不過就是一年一開的桐花，高貴淡雅，卻總沒等到適合的人采拮便紛紛地落下，水蓮也曾想過，若是有天她不再燦爛，而是變作茅草般蒼野的時候，她還敢奢望有誰會再對她懷有顧盼麼。可如今大老留下了春寒裡最後一葉的桐花，製成標本送到了她的手上，水蓮想起泡桐的運命，開花、結籽、籽油用作肥田，然後再開花，終究是跑不出個定數的。既然如此，不如就信了這個吧。

水蓮含笑地低下頭來。

大老那一刻的心便真是在山林裡獵中野兔般的雀躍了，甚至還要更加欣喜地亢奮著，他匆匆步上前去摟住了水蓮，側臉凝視她嬌紅色緊閉的唇瓣，湊近嘴去緊緊地攬住了。水蓮的眼睛用力的緊閉起來，大老撥開她抵在胸前的雙手，把她柔軟的胸部拉近身前，手在她的後背抵著，好像要把水蓮溫香的身子都揉進自己硬實的身體裡去。過了一陣，水蓮開始微妙的氣喘，她喉嚨裡發出沉悶的哼聲，好像極痛苦似的，大老覺得有些害怕，稍稍鬆開了手來。那已不是大老第一次和女孩子親吻了，他知道自己在做些甚麼，可當想著對方是水蓮，他又不願為著自己的快樂傷到了她。大老的熱度退卻下來，水蓮也終於吐出一口重生般的重氣，「嗚嗚」地哭出聲來。她嚇壞了。

「怎麼了？」大老不相信自己的老練裡會有出錯的地方，但他還是誠惶誠恐的關切著。

「我要死了嗎？」水蓮的臉蛋滿是紅暈，全身燃燒著異樣的香暖，好像要連大老的身心都給灼熱了。大老明白過來，他心裡有個巨大的聲音高聲的吼叫著，那是一種勝利的喜悅，他知道他已經得到這個女人了。

「張開一點嘴吧。」大老輕輕地哄著她，柔柔抱住她的腰，撫蹭她細嫩的頸項，直到大老的舌尖伸進了水蓮的嘴裡，他終於嘗到以前從未體驗過的芬芳。這一次，大老更加肆無忌憚地允吸起那桐花般獨有的氣味來。

大老迎娶水蓮的時候，他是真心的喜歡她的。大老一直都認為，水蓮是個很特別的女人，她不該像村裡其他無趣的婦人一樣，安穩地聽從他的交託，平靜地為他生子、為他持家。於是大老叫水蓮教他學問，讓他認更多的字，念更多他原本不知道的文章。那是因為成家以後的大老，心裡還是很有打算的。他心裡明白困在小小的山裡是不會有甚麼出頭的，那麼即便是沒有混到城裡卻的本事，可憑靠自己苦工得來的學識，只要有合適的機會，必定也能為這年來的苦難都撈回一本兒來。當然，這也是為著讓水蓮知道，她當初是並沒有挑錯了人的。於是新婚後好長的一段時間裡，除了水蓮的身子，大老最迷的就要數那些看不完的書本了。有時，遇上了連水蓮也教不上的地方，大老還會抱著書顛顛地跑到老丈人的房裡去問答案。隔壁鄰裡看到了，有時總免不了說幾句不體面的笑話，可大老把那些閒言通通當作耳旁風，每天下過地後還是埋在書本裡用起功來，漸漸的，他的學問甚至已經高過水蓮了。

而就在那個時候，大老唯一的弟弟也已經長大成人。只比大老少了三歲，是從他婚後便一起跟著搬進了新房的。說起這二老，除了眼睛跟大老神似以外，其他便都大不一樣了。大老結壯、二老精實，大老好動、二老愛靜，大老在山裡講究派頭的男人，二老讀了很多書，文綑綑的像戲裡頭的書生。兄弟倆一個凹一個凸，彼此挺扛著長大。不過，在那時的農村裡，二老這款兒的並不討姑娘們的喜歡，就連男人遇見了他，有時都會帶點兒嫌

棄的在一旁冷冷的打量。唯獨一樣二老不輸別人的，那就是他的學問。多少年來，二老上學唸書要用的錢，大老都一直從旁打點著。終於等有天二老成了鎮上中學教書的先生，大老想著自己的弟弟比混過私塾的岳父還要高出那麼一班，便忍不住大抽一口煙香，為過往的辛勞而感到舒坦。

大老是個有目光的人，他知道生作了農民就一輩子望天打卦，是不會有甚麼好指望的。所以他讓二老唸書，自己也娶一個聰明的媳婦，如今看著二老功成，大老覺得自己出運的日子應該也就不遠了。

後來有天，城裡就真來了批官模官樣的人，個個土黃色的衣制，男男女女帶著鮮艷的袖章。大老知道是時候了，他到處放出風聲，說自己在城裡有個知識分子的兄弟，夜裡也暗暗對水蓮念叨：「就是這回了，就是這回了。」那個摩拳擦掌的樣子，就是水蓮也從來沒有見到過的。終於經過一輪輪的審核，大老又好幾次帶著水蓮進門時的嫁妝登門拜會了上層，結果公佈時，大老果然如願的當上了生產隊的隊長。

陣陣的狂喜衝進大老的心臟，比起那夜與水蓮在地裡的月光，還要更高的升向九霄的雲去，那夜他把水蓮粗暴地壓上了床，吐著滿腔酒氣放肆的摸索起來。可那時水蓮已有五個月的身孕了，第一次懷上的孩子讓她驚恐，水蓮生怕有甚麼閃失，連忙要把大老推開身去。可正是興頭上的大老哪裡聽得進她呢，反把哀哀的拒絕都當作欲拒還迎的情趣了。不斷晃動的被褥和床鋪裡，大老甚至不只一次的滿足了自己的慾望。

大老的願望成真了，水蓮也是真心的在為他感到歡喜的。可當她後來聽見大老沉沉的鼾音倒睡在一旁，想到他顧不上自己膨脹的腹裡弱小的生命，想到他顧不上自己為了保護那生命一再艱難的掙扎，水蓮莫名的害怕起來。當初即便是在月光下無人的野地，大老吻住她深深的喘喘，她始終沒有反抗過，可大老還是完整的她安然地送回了家。那時水蓮已經想說，她知道自己是沒有挑錯人的。

然而現在，她卻講不清楚了。

大老做上隊長以後，村裡人總是見天兒的就說，他似是天生的資質就應該是要當官。大老耳內聽著，心裡也就這麼想著，擦亮了煙鍋和煙桿，指指點點的，翹起二郎腿坐到籐椅上。生產隊採的是計分制，大人孩子，耕了多少地，餵過幾頭豬，統統得計上分數，結算的時候按分出酬，人人的生活才有計算。於是村子裡只要是還想吃口熱飯的，無一不是巴巴地結著大老，就連以前在女兒河畔笑話過他的幾個男人，原本也是很有些輩分的，如今見了面都不免得要趕忙上前哈腰寒暄幾聲。大老覺得，所謂當官的好處，也無非就是這樣，想著想著，便感覺通體的舒暢起來。

有時，村裡有些人多人少的戶子總想要多登一點分數，便就拐彎抹角的跑去找水蓮，一邊贊出生的新娃，一邊打聽著噓寒問暖，總是一撥看新孩的人來過了，家裡的茶茶水水就好幾天都有人伺送過來。大老嘴上說「不礙的、不礙的」，有時要是水蓮擔心了多問幾句，他還會不耐煩地丟下筷子拿起酒，兀自地往向屋外頭去。於是日子長久，水蓮越是看明白了大老私下收賄的行當，就越是不敢再吱出聲來。

水蓮心上算著，也就是從大老當上隊長的時候起，已有一段相當的時日他都不曾好好的要過她了。剛開始時，大老還是回家的，雖然完事兒了倒頭便睡，可終究水蓮也能在被窩裡感到有個男人熱在了身旁。可到後來，愈來愈多水蓮不知道的事纏繞住他，幾次好不容易睡下了，孩子卻又高聲地哭嚎，惹得大老一頓怨罵，拉上褲管又不知睡在外頭哪邊的炕上。水蓮的眼淚靜靜淌了下來，淚珠點點滴滴都浸入了被單，然而她還是每夜等坐在那張載淚的床上，任由身體也跟著一點點變得冰冷。她想到自己已有的人生，嫁過男人、生過了娃，如今也如其他平凡的農婦，只能聽房前樹林感感的風聲，在青春去盡後等著老死吧。水蓮一抹眼淚，堅強地抱起大老的女娃，對那些棉被底下的事情再也不去念想了。

反倒是二老，天天年年在家，嫂嫂日漸麻木的眼神，哥哥

意氣風發的張狂，一切一切都看進他的眼底下。二老作過長年的學問，也在省會裡工作了幾年，人很有一些新式的思想，對於山裡女人們的生滅，心裡也有藏著不少幽深的感觸。他眼看大老從粗聲粗氣的農民，變成初做隊長時的囂張，到後來愈發的盛氣凌人、愈發的官模官樣，不過三四年的時間，大老愛上了酒精和面子，忘記了心愛過的女人。然而，近這一兩個月的情況又大不一樣了。生產隊裡要改制，職位也須跟著輪換，大老恐怕是熬不過歲末就要從隊長的位子上退下來。

那些晚上，大老總在桌前握上一大碗公的土酒，兩頰浸滿酒精上湧的紅亮，鼻頭膩得能抹出一層油，可人約摸還是清醒的，知道要趁酒瘋來擲出心中的不忿，常常在燒下一口烈酒的滋味後，大老睛角掃一眼哀默的水蓮，便怨懟地叫罵了起來。

「賤人！你管我做甚麼？你犯不著！嫌厭了就滾，另外去找人家，將來——」

「甚麼將來啊！」二老看水蓮眼裡閃出了淚光，料想這晚定是要出岔子的了，他連忙起身將大老拉進房去，「這事兒還沒完呢！」大老還在可怕地喊著，「老子風光的時候你怎麼不滾？哭皮喪臉的，你是死人哪！」

二老聽不下去了，即使是另一房裡侄子的哭聲，也比大老酒後的夢囈來得教人心疼，他歎口氣，起身端進一盤水，濕了布巾按在大老頭上。大老卻忽然拽住二老的手腕，喘著一臉的粗氣靠近前來，「我知道……」他神志不清的，瞳孔像是被甚麼東西給打散了，「你厲害，你唸書，你有教養，你有甚麼了不起的！沒有老子，還不是孤身死在這鄉下裡！」一開始，二老以為大老是認得出他的，可是聽著聽著，大老忽地舉起一掌，猛地向二老扇去一個耳光，「啪」的一聲響，二老的顴骨劇烈的疼痛，他硬住脖子，詭不出聲來。

「賤女人！下流的貨色！來啊，本大爺現在不是官啦，你還有甚麼好怕的？都說出來啊！」二老終於聽明白大老罵的是誰了，他忍著臉上的疼，受著心裡的痛，退到牆角裡去。

「二叔，你出去罷。」水蓮抱著孩子進房，她抬頭囑咐著他：「孩子你看好了，這裡我來照看。」可二老的心裡還是苦苦的，他接過嫂嫂手中的女娃，眼看她毫無防備地朝大老的床邊走去。她是沒有聽見剛剛的聲響嗎？二老心裡疑惑，覺著顴骨裡的血肉針紮一樣，就要滲出血來，「嫂子。」他喚一聲。

「可以了。」水蓮照樣坐下身來，伸手去拿床邊的毛巾，重新浸到水裡，重新敷在大老額上，「我都知道了，你先出去罷。」她這樣回答。

二老就再也沒說甚麼，出門前他看到水蓮長袖的衣衫，最近無論天冷氣熱都那麼緊緊的包套住手腕，還有上次農作時的撞傷也還沒退去，最近下巴又有了新的色的淤痕，二老眨眨泛紅的眼眶，覺得顴骨的刺痛開始往鼻骨中侵散，吸進一口酸涼的呼吸，許多事也明白了過來。

那夜後，二老收拾了行李，決定獨自出城裡去謀生。

山裡頭的光景年年到頭輪著變幻，曾經威風的大老從隊長的職務上撤了下來，心裡想著過去唬弄上頭、取盡下頭，能吃能懶的日子，每每不由得感慨頹歎。可人就總是這樣兒，只要到高的位子上去過一趟了，一旦落回到低處就怎麼也不能夠安生。家裡的生活便旨意水蓮一人扛了下來，裡裡外外的，一天熬成十年的殘困。從前，水蓮忍著苦情的寂寞，也還希望等得大老閒了就陪她回娘家卻看，可等到大老真的閒了下來，她卻反而不敢回去了。

水蓮命裡最苦的那年，不僅剛好是大老走背運的黴年，也是村子遭逢天時的災年，這讓原本就貧瘠的山頭裡變得更加難以為生。勞作的苦累，謀食的艱難，把農民個個壓成佝僂的背彎，男人們在葉子煙的繚繞裡哀傷，女人們如耕牛一樣的累忙。那年若真要 and 附近一帶的山區比較起來，興許也沒有一處能夠得上村裡的淒涼了。

可偏偏就是在這種要命的時候，水香被送到了大老的家裡頭來。

水香是水蓮家裡最小的妹妹，雙頰嬌艷、皮膚細嫩，很有些水蓮當年的風範，清艷中帶著秀氣，好似女兒河裡最新的傳說一般。大老常常在喝下一口酒後，遠遠看著水香擱起來的潔白臂膀，就想起了水蓮過去走在街頭巷尾裡傲慢的樣子，越是看著，便越是覺得相像，直當那桐花般白淨的女孩儼然便是數十年前的水蓮化作的新生了。大老這麼想，心裡也就跟著烘烘的熱著。要知道，在這許久落魄苦災的日子裡，他已經好久沒有這樣興奮地開始過一天酒醉的昏醺了。可不管怎樣昏昏沉沉地度日，挨餓的滋味還是不停提示大老那僅餘的一些尚未麻醉的地方，看水蓮日漸加速的衰老和水香磨出泡繭的手掌，他知道憑他們三口子和那塊無水的土地，是熬不過這一年的難關的。

大老決定下山，他要到城裡去尋求二老的幫忙。

那是一個很冰很冷的晚上，明明是在夏天，走在路上時還能感覺風吹起冬天一樣刺骨的寒涼。城裡的路大老並不熟悉，因為缺錢，他已經好幾天強忍著沒有碰酒了，此刻他的五臟六腑正像牽掛著某種毒物一樣撕裂的翻騰。終於敲響了二老的門，他倚著牆艱難的站住。

開門時二老神色是很慌張的，比起意外，大老認為那更多的是一種不明原由的驚慌。他攀著門板，側側地走進二老屋裡。他已經好久沒有來過這個地方，就在他丟了官職以後，大老只記得有個酒醉的夜晚，二老扶他睡進了家鄉的屋裡，從此也就消失在了自己的身旁。可大老知道，弟弟在城裡多少還是混出了點能耐的，他曾經多番的要求二老幫他牽線，替他托人，副隊長也好，小組長也行，總之別讓他完全的退下官來，四年的官任裡大老擺顯過太多的威風，要是一下子撤回平民，他知道自己的下場絕對是很慘很慘的。其實剛退職的時候，為了自保大老也試過許多不同的方法，為了籠絡上下，他把刮攢的錢財十份當作一份的花，勉強多維持了一段時間，官員們的胃口卻怎麼也不能填滿，終於把家當敗得七零八散，大老才灰頭土臉的退下位來。那段輾轉奔走的日子，大老曾有一晚久久凝視著水蓮顯出老態的臉龐，他輕

輕摸著那些深刻的軌跡像樹木的年輪一樣鑿進她的肌膚，大老的心從來沒有過的體會到害怕。也就是那個時候，大老迷上了酒。他把最後餘下的錢都拿去了買大大小小的酒罈，用大碗公盛滿了、往嘴裡倒進的時候，大老心裡挺乾脆地想，反正人活一世，他享過了最好的女人，也有過幾年的風光，與其最後苟延殘喘掙地活，倒還不如醉生夢死一場。而如今面對事隔兩年的兄弟，大老卻依然還是為了一頓飽飯，再次出現在這個曾經被二老回絕過的地方。這對於他而言，想必也是一種莫大的屈辱了。

「賞口飯吃吧。」大老淒涼的笑了起來，他試著要用尖酸的口氣來維持自尊，可當他發現自己歪倒的視線幾乎已看不清二老的臉時，他忽然又覺得一切都無所謂了。

「我帶你去看醫生吧。」二老站起身來。

大老不明白，他腦裡只剩下他問過的問題和他等待的答案，給錢、或是不給，二老的話並不在他原先預備的構想，而他也沒有餘力再去多想其他。

「能走嗎？」二老伸出手，把他從凳上扶了起來。只有這一下子的動作，大老是記得很清楚的。兩年前二老也這麼在山村的屋裡扶起過他，之後便再沒蹤影了。那天晚上大老很醉，他記不起來自己做過甚麼，可今天大老沒有喝酒，他雖然痛苦，神智卻很清明。這一次，他抓住了二老，緊迫地吼問：「給？不給？你一句話！」

二老很為難，轉身從錢袋裡拿出幾張薄薄的紙鈔，「嫂子知道你來這裡嗎？」他遲疑著。

大老覺得這簡直是對犯人的刑求了，「給？不給？一句話！」他暴跳著起身，把滿目的昏眩和尊嚴都踩到腳底下。就在他的手握住紙鈔的瞬間，大老飛奔似的奪門而去了。

那天，大老原本是真的要想把錢帶回家的，可他後來走在回鄉的路上，想起了水蓮那張百歲似的老臉，想起二老對他的不能信任，大老改變主意了。他用二老的錢在城裡吃了一碗濃濃香香的辣面，又到酒家裡買了最能暖身的陳釀，帶著一身吃香喝辣

的腥膻跌撞著摸黑回到了家，也摸進了年輕時的水蓮熟睡著的小房。

她的身體是多麼柔軟啊，大老昏沉的視線裡，看見一個曼妙的少女躺在同她身軀一般柔軟的褥上，他全身痙攣地感動起來。高傲的眉目，細白的頸項，女孩兩片花蕊般的唇間呼出暖暖的氣息，大老深深地吸進一口這樣的氣息，那正是他夢裡久違了的桐花的軟香。他覺得自己又再度回到年輕的時候了，回到那個皓白的月光底下，他抱著全村最好的女孩，深深地享受她嘴裡獨有的芬芳。

而床上的水香終於醒了過來。

她原本是想叫喚水蓮的，可是大老用粗糙的手掌覆住她半邊的臉，手上的老繭把水香年輕的臉蛋磨出紅腫的指痕。大老終於發了狂，他騎坐到水香的身上，用手抵住水香反抗的手臂，扣緊她纖細的脖子，狂暴地吸取她唇齒間青春的菁華。在水香不停的牴觸裡，大老看見水蓮年輕的臉在痛苦的扭曲著，感覺自己體內有甚麼東西也同時被刺傷了。他搖起拙鈍的腿臀，將身體的快感深深陷進這個痛楚的體會裡。

一不留神，水香高聲地喊了起來。

接下來的事情，也就不難想到了。水蓮從房裡驚醒，看見水香蜷泣的身下被撕開的衣衫，她猛烈地撲到大老的身上，用耕鋤的力氣狠狠地捶他。大老的酒稍稍被打散，他狼狽地跌滾到地上，連曾經偉岸的肩膀都瑟縮到床頭陰暗的角落裡去。自那一刻，水蓮就再也沒對大老說出過甚麼話來，連一句咒罵也沒有。她連夜裡把妹妹送回了娘家，又匆匆趕去鄉公所給二老掛了一通電話，天明以前，水蓮還燒開了一壺的熱水，做下了女娃的稀飯，臨行前她回過頭給了大老一個乾澀的眼光。而大老一直癱坐在水香的床頭默默地看著，他想，自己在水蓮已經永遠的去世了。

水蓮下山的時候，正好也是那一年的春寒。她依稀還記得那天月光下野地裡的晚上，心裡思念著山裡的女人，無非就是漫

山遍野的桐花，開過了、落下了，生生死死連天都不管。只是水蓮沒有想到，自己的形容竟枯槁的那樣快，好像都變成那片萎黃薄脆的桐花標本，再也不堪一擊了。水蓮也想到了大老給她的女娃，她的心裡是可惜的，但如今桐花既已都死去了依附的枝幹，所謂牽掛也都沒甚麼可流連在這個世上了。

村民發現水蓮的屍首時，她的雙腳正垂墜在桐樹粗灰的根幹，身下一溪一地新落的桐花，全在默默地為她送葬。不過也就是三十多歲的人，才剛去了一晚，水蓮掛在風中的身體竟輕得能隨風搖曳，好像連生前最後一點的血肉都被抽乾了。大老悲涼地在人群裡看著，回想起水蓮年輕時的音容，不敢確定眼前的還是不是自己記憶中那個特別的女人。而圍在附近的村民還在吱吱喳喳，大老終於走上前去將水蓮的死軀抱了下來。

當他雙手觸到那枯瘦冰冷的腳時，大老記起自己已經好久沒有抱過水蓮的身子，也沒有像新婚時那樣，在寒月裡替她搓暖白生生的腳丫。他孤身將水蓮背到最北頭的山崖，挖出一塊小小的土坑，仔細地將水蓮埋葬了。想到她過去美得叫人馴服的傲氣，想到她當初甘心選擇了去做自己枝頭的桐花，想到她一瞬一生的美麗都逝在了枯槁無情的枝幹，還想到她凋謝後依依地掛在了樹上。大老的眼淚簌簌地落了下來。

從那以後，大老帶著僅有的些許家當，戒掉了酒，也戒掉村子裡所有認識他的人家，日夜守住在水蓮的墳頭邊上。那天夜裡也許是因為適逢了潮汛般的桐花時節，也許是因為好久未嘗的酒味將他心裡的鬱結都鼓到了喉頭上，大老看著滿屋子坐下的軍人，感覺那些年輕的生命單純而健壯，心裡好久都沒這麼痛快過了。大老回憶逝去的歲月，覺得自己前半輩子全都已白白的給糟踏完了，就像那些不懂欣賞桐花的鄉下漢，都只是在浮淺的活著。每當想到這裡，他心裡就有說不出的傷感，痛得連淚都流不出來。有時看看水蓮的墳頭，大老也會有種想把墳土挖開來的渴望，他想要看一眼水蓮剩餘的部分是不是還陪伴著他，或是已經轉世投胎愛上了別的懂得憐惜她的男人，但不管是哪一樣，大老

的心裡都只能愧疚的酸楚著。

他想，他總還是會再見到她的。等到那時，他不會再任由自己的性子去傷害她了，他會讓她永遠潔白、永遠燦爛，不要再像那些凋散的白色花瓣一樣。大老真心誠意地這樣祈求著，將疲累的雙眼閉了起來。

只剩下燦白色的逝桐，如銀河般流向女兒河下游的水湍。

作家評語

遲子健：這篇小說，與其說是寫主人公大老的懺悔，不如說是寫了一個年輕女子的悲劇。那個曾經燦若桐花的女子，是怎樣在一個閉塞而愚昧的鄉村，漸漸地枯萎和凋零。描寫鄉村的作品很難寫出新意，但作者別開蹊徑，透過水蓮的悲劇，讓我們看到了恬淡的水墨畫似的鄉土中國，那一縷縷刺目的血痕。作者白描能力很強，語感不錯，是寫小說的料子。

獲獎感言

桐花，未曾親自目睹過一眼，電視中看過的，是一種如雪紛爛的花瓣。

寫桐花，是寫她不被珍惜依然盛開的倔強，是寫她堅忍後依水而逝的蒼涼，可惜的是，桐花在我心中是一份完整生命，《桐花》卻以不完整的姿態呈現了。

「人與自然」的題目，在我心中想到的從來都不是生態、也不是環保，而是「命運」。我在思考，「命運」與「生命」的定義相似與不同的地方，都是努力去活過，希冀和熱愛的，卻往往未必能夠如願。就像我寫《桐花》，也同樣為了能夠符合參賽字數的要求，所以最終放棄了自己原本的想法。

得獎是一種難能可貴的體驗，評審的肯定與支持也給了我更多思考的空間，對於自己創作的初衷是否還能保有那一塊沒有長繭的地方，這個疑問，但願我有天能夠解答。